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保卫新中国

ZHHONGGUO
XIANDAI JUNSHI
WENXUE CONGSHU

未完的 旅程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第四辑:保卫新中国)

未完的旅程

叶雨蒙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完的旅程/叶雨蒙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3.5 (2009.1修订)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保卫新中国/黎白主编)

ISBN 978-7-80171-005-5

I. 未…

II. 叶…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6443 号

未完的旅程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2 字数 254千字

2009 年 1 月修订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71-005-5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这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小说。为了创作上的需要，书中借用了某些真实的材料。请读者勿认为现实生活中与这些真实材料有关的人便是小说人物形象的生活原型，并依次类推……

——作者声明

序 言

徐 怀 中

我同叶雨蒙同志在一起工作,读过他的长篇小说《未完的旅程》,很乐意写一点感想,向读者介绍这本书。

我读书太少,表现当前部队生活这样的长篇似乎还不多见,又是以描写部队政治思想工作为中心的,就更为难能可贵。要知道,这是人们视为畏途的一个枯燥乏味的领域,不管你写,有人出版吗?有人看吗?这无异于要在沙漠中寻找一块绿洲,作者相信他一定会找到的。在二十多万字篇幅中,他始终不作惊人之笔,不紧不慢地一味在叙写着非战时部队日常生活。从师机关办公楼,到家属区的几排小平房;从连队荣誉室,到实弹射击场。我们读下去,犹如伴随着叮叮咚咚的驼铃声响,不紧不慢地朝前去。正是在平淡无奇之中,作者为我们展开了一卷洋溢着军营风情的图画,记录了我军向现代化迈进的足音。这里不只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偏找难写的写,偏要打攻坚战,更主要的是作者对生活具有敏锐的感受和独特的见地,能够透过日常所见所闻的、纷乱繁杂的表面现象,发见其深刻内涵。如果我们说,《未完的旅程》是军事题材创作上一次攻坚的胜利,是一个新的收获,当不为之过分吧!

师政委李亦农,是书中着墨最多,也是最为丰满的一个人物形象。作品中此类人物,仿佛注定了只能是一位举止庄严的传教士,一位先知。李亦农不同,他对林彪、“四人帮”时期那一套高压式的所谓政治思想工作深有体味,他从不把任何一名干部战士仅仅看作是能够使用武器的工具,仅仅看作是需要他进行说服教育的对象。在他看来,任何一名干部战士,首先是一个同他完全平等的人,是他的一个同志,一个朋友,一个兄弟。这是至关重要的,是他的立足点。他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要对人“说教”,以至是给予严格批评。那言语却饱蘸着感情的水分,真可谓入情入理,不怕不能换取对方以诚相见,向他敞开内心的门窗。对于那种形影不正的人,他则寸步不让,并且总是采取进攻姿态。作者在师、团机关工作多年,对这一层干部太熟悉了,他成功地塑造出李亦农这样一位有着高度原则性,而又可亲可近的政治工作者的形象,决非偶然。

此外,在作人方面不无瑕疵的几位师、团干部,也都写得真实生动,呼之欲出。如经受过长期战争考验,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污染,变得那样权欲薰心的团长

王煜；如拉拉扯扯，四通八达，“能量”甚大的师副政委吴礼银；如深谙“革命的”世故，善于把矛盾上交，遇事躲躲闪闪的师政治部副主任徐有清。这样的各色人等，都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活动着，师机关办公楼表面看来一切如常，其实并非如此。作品十分自然而又颇具声色地反映了当前部队新旧交替和整顿改革中的种种矛盾冲突，赋予了强烈的现实意义。

连指导员周西南、战士高满、女护士李婕、女宣传队员王小娜、副连长李援朝等，共同作为新一代革命军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每个人却又分明有着自己不同性格的棱角。作者写了他的这些同代人，在各自所处环境中体验着应当如何正确对待人生，对待理想和个人前途。当然，也不曾忽略了记述他们爱情上的烦恼和幸福。说到爱情，早先是禁区，写不得的，现在又未免有些泛滥，似乎倒是要有一点胆略，才勇于在自己作品中不去写爱情。不过平心而论，爱情在人类生活中占有永恒的重要地位，这是一架奇妙的三棱镜，往往透过对待爱情的态度，可以折射出作品中人物或纯洁美好，或不十分美好的、以至是十分丑恶的灵魂。只要不是强加进来的，只要取严肃态度，自会收到应有的正面效果。这一点，《未完的旅程》又一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证。

稍觉不够完满的是，作品开头部分，由于在铺展开人物线索，显得节奏缓慢些，一些章节，也显露出匆忙的痕迹，如果花工夫，进一步作些删节修改，会增色许多。虽然如此，对一位青年作者的第一部小说，又如何能苛求在各方面都照应那么周到呢？他是业余写作，只有晚间和节、假日可供利用，这部小说能达到现有水平，已经不易。克服某些不足之处，要期待于他的下一部作品了。

我们期待着。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七日

第一章

已经是下午五点多，师党委全体会议依然持续进行着。在师部小招待所一间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弥漫着各种牌号的香烟燃烧后混杂在一起的烟雾。李亦农坐在长形会议桌靠中间位置的一张电镀折叠椅上，不时环视着会议桌四周一张张或熟悉、或生疏、或似曾相识的面孔。会议室的空间烟雾很浓，使光线逐渐黯淡了。阵阵烟味不时撩拨着李亦农的烟瘾——他听从医生的劝告，戒烟已经近一年了——可是现在他却又真想抽它一支。这时，坐在李亦农旁边的副政委吴礼银似乎窥出了他的意思，把一支过滤嘴香烟递到李亦农面前：

“来一支抽抽吧？美国烟。”

李亦农接过这支细长的乳白色过滤嘴香烟，看了看上面印的商标，知道这是美国骆驼牌。他记得，解放前这种牌号的香烟在中国市镇的烟摊上随处可见；如今从哪里搞来几包倒成了稀罕。

李亦农随手玩弄着这支烟，并没有点火去抽它——他警告自己不能开戒。也许抽上这么一支，就好比蚁穴溃堤，一发而不可收拾，一年的戒烟成绩便会前功尽弃。况且他也知道，论香烟的味道，还得数中国的名牌——中华、云烟等等，至于什么美国烟、英国烟、古巴烟，那些外国香烟，都有一股使他不能习惯的怪味儿——据说是放了什么香料。

师党委全体会议从昨天上午开始。两个议题：一是研究政治教育改革问题，二是研究如何落实军区关于训练改革的布置。会议开始前，先由党委副书记、师长孙发扬同志主持宣读了军党委批准的关于由李亦农同志担任师党委书记的决定；而后，会议便由新任政治委员、党委书记李亦农同志主持。

昨天，李亦农先请各团和师直、师后的领导同志向党委会汇报了前一阶段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的概况及存在问题；今天上午转入会议讨论；下午拟出决定；现在大家正在对拟定的党委决定发表最后的补充意见。

李亦农随手玩弄着那支香烟，又把它放在鼻孔下嗅着，而眼睛却望着与会人员那一张张被烟雾遮掩变得线条模糊的脸。这时，他的脑子暂时走私了。他想起自己在半个月前，被军政委董其从军教导大队召到军部去谈话的情景。虽然关于李亦农将由军教导队政委调任这个陆军师担任政委的传闻早已有过，但是当他被军政委正式找去谈话，要他立即走马上任的时候，他还是感到有些紧张和不安。尽管这个师还算是李亦农的“老家”——十年前，这个师还没有换防到这座城市时，是驻在环境艰苦的山区。那时候，李亦农在这个师当过几年组织科长。但是，相隔多年，李亦农对师里情况不很熟悉了。特别是军政委董其和他谈话时，告诫他这个师的情况比较复杂，要他小心谨慎，多调查了解情况，在调整师团领导班子之前，把干部队伍状况摸摸准，进行一番思想整顿——为即将到来的组织整顿打好基础。听了董其政委的交待后，他感到心头有

些沉重,他担心自己能否胜任?会遇到些什么坎坷?结局又会如何?他不是算命先生,难以预卜未来;只好像蹚河一样,一边探着水的深浅一边迈步。

李亦农走马上任已经十天了,昨天开始的党委会,是他第一次同师党委全体成员会面。这些同志之中,有一些人他早就认识,也有的是从战场的炮火里一起幸存下来的老战友。就是不熟识的人,他在感觉上也并不生疏。也许同是职业军人的缘故吧,李亦农和今天与会的同志们似乎有一种天然形成的亲密感。不过也有个别例外情况。比如师副政委方一民从昨天会议开始,到现在一直一言不发。李亦农注意观察了他几次,发现他脸上有一种近似严肃的冷漠,而且带有一些孤傲。李亦农以前和他不熟,只知道他曾经在总政治部当过几年干事。据说此人政治工作经验很丰富,看问题很深,理论上有一套,因而在机关干部(特别是政工干部)当中很有威信。他为什么在会议上一言不发呢?是有意冷淡新上任的政委,对他第一次主持的师党委全体会议采取旁观的姿态?李亦农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也许是有水平的人都会染上缄口不言的深沉的性情吧——李亦农心里笑笑,并不多在意。事实上,自从李亦农到师里上任以来这些天,他时时都被同志们真诚的欢迎、亲热友善和许多主动的接近所包围着。这使他未免感到有些不自在。他刚到师部第二天,晚上师部大礼堂放电影,片名是《巴顿将军》。他因为一事情耽搁,去晚了些,过了电影开映时间。使他意外的是电影并未开映。当他在给他留下的位子上坐下后,却见吴礼银副政委走上了舞台——他向礼堂里坐满的指战员们发表了一番欢迎新政委的热情洋溢的致词。紧接着他又带头鼓掌,请李亦农上台讲话。热烈的掌声中,李亦农只得走上讲台。可是讲些什么呢?他在会场人员注目下一边向台上走,一边在脑子里想起了以前读《斯大林全集》——记不清是第几卷了——书中斯大林同志介绍的关于列宁同志的一件事: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按照惯例,“大人物”通常都是在集会时迟到,使人望眼欲穿。可是斯大林第一次见到列宁时的情形截然相反——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布尔什维克在芬兰举行代表会议。列宁比许多代表到的还早些。他躲在角落里,跟最普通的代表正亲切地交谈着。斯大林事后回忆起这件事,十分感慨地说:“我当时觉得这未免有点违背某些必要的常规……后来才明白,列宁这样朴质谦逊,这样不愿表现自己,至少是不想惹人注目。不摆架子的特点,正是他的最大长处,正是他这种新群众的新式领袖,即人类最‘下层’普通群众的新式领袖所具有的最大长处。”……

当李亦农站在台上,用温和的声音,不慌不忙地给全场官兵讲完这段故事后,礼堂里静静的,鸦雀无声。接着,李亦农又诚恳地讲道:“我们现在,毫无疑问地也应该学习列宁同志朴质谦虚的品德,可是很不妙——今天晚上我就成了惹人注目的人物……”

李亦农讲到这里时,礼堂里荡起一阵笑声。听得出来,这笑声里显然包含着对新来的政委的原谅。李亦农又接着说:“利用这个机会我声明:我一非外宾,二非内宾;这个师是我的‘老家’。所以。大家对我既不用欢迎,也不用客气。特别是因为等我而延迟了电影放映时间更不应该……”李亦农还说了几句什么,但是已经被轰然而起的掌声掩盖了……

现在,在师党委全体会议上,李亦农的脑子里又忽然掠过了这一幕情景。一时间,他心中有些不安起来,这和那天晚上看电影的迟到、吴副政委那过于热情的欢迎词不无关系,但更主要的,是他想到自己上台后,出人意料地讲了那么一段列宁轶事——别

人会怎么看呢？会不会说，“瞧这位新来的政委，抓紧时机在群众对他的印象空白上，塑造他自己的高大形象。”“俗话说‘头三脚难踢’。他头一脚就踢对了地方……‘新官上任三把火嘛’！”……想到这里，李亦农心中又增加了一些烦躁，不过他很快就把这件事情抛在一边——人们都从父亲那里公平地被赋予了一个头脑和一张嘴巴，谁要怎么想、怎么说只好由他去。李亦农有他的一定之规：正确的，就理直气壮去做；在人们的各种议论中度过去，让最后的事实来说话。

李亦农把手中玩弄的那支美国骆驼牌香烟扔在桌上，将身子向后仰，靠稳在柔软的椅背上，继续听着与会者的发言。

正在讲话的是王煜，一个老步兵团长。他身材高大、肥胖，话音洪亮。此刻，他正在反复强调着士兵训练要达到一兵多能，干部训练要达到一专多能。

“训练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王煜把自己那粗胖的右手从空中向下一劈，不容置疑地强调着，“就是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什么是战斗力呢？武器装备固然是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但没有谁能熟练地掌握和使用它，这个重要的因素就等于零。而我们——咳咳……我们如果把我们的战士都训练成一兵多能、一专多能的全能手，那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武器装备的作用，部队战斗力才能得到大大提高，训练改革才能落到实处，而不是空对空……”

李亦农注意听着王煜的发言。他为王煜那种专注、激动和不容置疑的语气感到由衷的高兴。这位老伙计，多少年了，在自己的岗位上一直不甘落后地努力工作着，以期做出成绩。这种工作的好胜心，做为一个领导干部，自然什么时候都是需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难道我们需要那种像温吞水一样的工作态度吗？！

待党委会议结束时，已经是下午六点多钟了。大家各自散去的时候，李亦农笑着和在会议上一一直沉默寡言的方一民副政委打招呼道：

“喂。老方呵，你可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呀！哈哈……”

“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方一民停下脚步说，“你可能不知道吧，我是打了离休报告的人啰！”说罢他摇摇头走了。

“怪哉！”李亦农心想，“他五十三四岁的人，又没病没灾的，居然打了离休报告！”

第二章

李亦农的家刚搬到师里没几天，住的是调走的前任师政委的房子。地点在师部家属区北角的一处院落，这里有三排平房供师领导居住，李亦农住的是第三排西边的一套。

冬末时节，天黑得早。他六点半到家时，房间里早已亮起了灯；厨房里传来炊具的碰击声——妻子季芳已经从市报社下班回来了，正在忙着做晚饭。

他先没有惊动妻子，径直走进书房，看到桌上放着几本期刊和一封来信。期刊是他自己订阅的，同时也是给妻子季芳和女儿李婕订的。有《小说月报》、《诗刊》，还有《科学实验》、《旅游》、《天文爱好者》。李亦农很喜欢读这些东西。他常常在读政治理论书籍的间歇，做为一种休息把这些刊物拿来翻阅，从中开阔眼界，丰富知识，活跃思想。

李亦农先把期刊放在一边，拿过桌上那封信看。这是教导队上期一个学员写给他的，信从军教导大队转到这里来。写信的人是一个连队战士，名叫高满，信的大意是说，他被连队送到军教导队受训，是做为干部苗子选来的，可是集训五个月回到连队后，连里根本没有想提拔他的意思。听说以后不能直接从战士当中提拔干部了，提干要提经过军事院校培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做为教导队的政委，最好能给他所在的连队写封信，推荐他进军事院校，因为他在教导队结业考核中，各项科目都是优秀，只有单兵动作一项是良好……信写得挺长，字很认真工整。看过这封信后，李亦农微微笑了笑，他记得，一个多月前，这个战士曾给他写过同样内容的一封信，当时李亦农给他复了信，说明提干制度的改革是上级精神，如果他想要进军事院校学习，则需要所在单位推荐，参加统一的文化考试，而这些工作又不是教导队政委所分管的，等等。但是现在这个战士又来信了，看来他是坚决相信教导队政委的威力的——那么他是不是知道，他寄希望的教导队政委，如今已经调到他所在的师里当政委了呢？只不过他的希望也许还会落空，因为这些事情，并不能由政委说了算。

“知道不，儿子回来啦！”季芳出现在书房门口，她腰里还系着围裙。

“朝朝？他人呢？”李亦农把信放在桌上，回头问季芳。

“和小娜出去啦！刚走不一会儿。”季芳显得十分高兴。

“这小子，刚回来就跑了，哪儿是回来探家呀，是回来探对象吧，哼！”他说罢又问，“那小婕呢？”

“她今天上夜班。你不是喜欢清静吗？这回让你清静个够，烧了好几个菜，你一个人吃吧……”季芳说着，听见厨房里高压锅吱吱叫了起来，“呀，糟了！饭糊啦！”连忙转身到厨房去。

晚饭前，季芳刚把炒好的几个菜端上餐桌，王煜突然来了。王煜虽然在下面当团长，但家却在师部，这是因为他的妻子刘茹平在师医院工作。

王煜进来的时候没有敲门,是径直推开门大步跨进来的,手里还拎着一瓶酒。

“季芳嫂子,我知道你的菜炒好了。嗯,味儿真不错!”王煜把帽子挂在衣架钩上,径直走到餐室去,一边大声嚷着,“好菜一定得有好酒——瞧瞧这是什么酒?!”王煜朝李亦农扬了扬手中的酒瓶,炫耀地,“浠水大曲,号称‘二茅台’!”说着,把酒瓶“咚”一下子放在桌上,才忽然想起后面还有人,连忙扭回头去,“咦!老胡呢?怎么还不进来?老战友啦,还客气什么!”

随着王煜的话音,进来一个人。背有些驼,个儿不高,削瘦;上身穿一件染着斑斑污迹的旧军棉衣,下穿一条制服棉裤,棉裤是黑色的,倒显不出脏到哪里。他进来后,一手摘下扇着两只帽耳的栽绒棉军帽,露出头发杂乱的脑壳。他不住地朝李亦农和季芳点着头,一脸笑意。

“哟,胡玉来!好家伙,哪阵风把你给吹来啦?!”李亦农一见来人,兴奋地几步奔过去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忙请他坐下。

四人落座后,季芳打开了王煜带来的那瓶白酒,给王煜和胡玉来一人倒了满满一杯;之后,给李亦农也倒了半杯。李亦农虽然爱喝酒,但是由于近年来身体状况不好,季芳一般都不让他喝;今天由于客人是李亦农抗美援朝时同在一个连队的老战友,季芳才破例给李亦农倒了半杯酒。

今晚上季芳很高兴。虽然儿子和女儿不在身边,但来了两位客人,又都是李亦农的老战友,而且当年在朝鲜战场,她还曾以记者的身分采访过这三个人。季芳当然能察觉到由于王煜和胡玉来的到来,李亦农心中增添的那种喜悦之情。因此,季芳以主妇和好友的身分,殷勤地频频为客人斟酒、让菜。

季芳问王煜,为什么没有带他妻子一起来。

“不是我不想带她来,恐怕世上只有我最惦记她。”王煜从一只菜盘里用筷子挟了一块焦熘肉,扔到嘴里一边嚼着,一边说道,“今天她打回个电话来,说正在医院忙着抢救一个重伤号呢!说是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七十六,是什么市木横担厂一个学徒工,送咱们师医院来了,正巧这时老胡来找我,女儿也没回家,谁知道跑哪儿疯去了!我可懒得做饭,又想吃好的;干脆,拉上老胡一块儿到这儿来了!”

李亦农发觉胡玉来讲话不多,担心他因为和自己久不见面,是不是有些拘谨,就一再给他斟酒,给他碟子里挟菜。并关切地询问他这些年来过得怎么样,家庭有什么困难没有。李亦农知道,胡玉来的家在东北辽阳;过去部队驻在东北时,胡玉来到部队来过几次,看望他和王煜。而部队自从移防到华北后,他似乎只是“文化大革命”正热闹的时候来过一次——那时候李亦农正在北京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支左”,没见到他,是以后听王煜说起过的。算来,俩人也有十多年没见面了。

“还是老战友亲哪!一个坑道里吃过炮烟儿,到多会儿也忘不了吃……”胡玉来呷了口酒,眨了眨他那一双扁桃形眼睛,又叹了口气接着说道:“不过,眼下我跟你们可没法儿比喽,差远啦!瞧我这一身穿戴……”说着,他抬起右臂,用左手拍拍右袄袖那油污的袖口,“这还是抗美援朝回国后,复员回家穿回去的军棉袄。不是出远门还舍不得穿……”

“得啦得啦!又是你那抗美援朝的旧棉袄,到这儿来之前你说过有八遍啦!”王煜不耐烦地打断了胡玉来的话。

季芳忙给胡玉来面前的碟子里挟了些木须肉，“快吃菜吧。”又对王煜不满地，“让人家说嘛，‘饱汉不知饿汉饥’！”接着给胡玉来杯里满满地重新斟了一杯酒。

后来，李亦农和王煜渐渐转了话题。李亦农向王煜询问起师里的情况。他问王煜：

“方副政委这人情况怎么样？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在师党委会上，他始终保持沉默，恰恰和你相反。”

“怀才不遇。”王煜肯定地说，“所有这类人的通病都是沉默寡言……这种人我见多了。”王煜就是这样，一说话，总是透露出对问题的谙熟内情和对自己所下的结论的肯定。

“怀才不遇？恐怕不会这么简单吧？”李亦农沉吟地说，“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了，总不会像那些下蛋的母鸡，下一个蛋就咯嗒咯嗒地叫个不停，等着给它撒一把粮食吃，那不成了母鸡哲学了？”

“母鸡哲学？好！比喻得好！”王煜咧着大嘴笑了两声，接着又止住笑，一本正经地说，“怎么，你以为在老同志当中不存在母鸡哲学？没有叫蛋的母鸡？”他淡淡的一笑，那笑意中微微显露着一种不屑的神情；随之，他略有所思地沉吟了一下，继续说道：“我觉得像方副政委，方一民这个人可不仅仅是想要一把粮食的问题。我可不是犯自由主义，在背后议论上级的缺点；我是在回答你——新来的政委需要了解的问题。方一民，这个人恐怕有点野心……”

“唔？”李亦农一怔，感到有些意外。

“平心而论，他这个人有工作能力，有水平。可是，野心，哪怕只有那么一丁点儿，就使他的能力和水平成了打包装箱的草绳子，不值几个钱……总之，他爱表现自己。也难怪，‘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在总政当过两年干事，以后下到咱们师，先是当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又当主任，然后又下了副政委的命令。不过，干到现在，十来年了，也没甩掉那个副字……”

“野心和进取心并不是一回事儿，但是人们常常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李亦农淡淡一笑说。接着他又向王煜问起吴副政委的情况。

“噢，吴礼银。他还用介绍？你恐怕早听说了：工作能力强，有魄力，又稳重老练……不瞒你说，在你的任职命令没下之前，早就听到风声说是可能提他当师政委哩。”

“好嘛，”李亦农笑道，“那我干上一两年就让贤！”说罢，他举起酒杯，对王煜、胡玉来和季芳豪爽地，“来吧，干一杯——为我们的相聚干一杯！”

王煜喝多了酒，浑身发热了，他解开棉衣扣子，敞着怀，露出驼色毛背心包着的凸起的肚子。

季芳端上了热汤，热情地招呼道：

“来！尝尝我烧的汤怎么样——醋浇里脊汤。”

大家用匙子舀着汤喝，啧啧称赞着……

王煜酒酣耳热，大约是刚才李亦农说的要让贤的话触动了他的某一根神经。他开始向在座的人吐露心事：

“刚才你说什么……让贤？”王煜瞪着李亦农，“最好你是说着玩儿。让贤？那意味着什么？自认草鸡！说话不灵啦，拨拉不动啦，拿着退休金蹲在家里抱孙子，没人理没

人睬,像他妈只跑不动的老狗!让贤……”他一仰头又干了杯中残酒,“余太君是个女的,一百岁还挂帅出征呢!咱们不过五十几……新陈代谢是不假,不过我可不愿早早的‘谢’了让别人‘代’。部队是我的家,军装是我的命,工作是我生活的内容!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士兵的将军不是好将军……”

“错啦!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季芳笑着纠正道。

“嘻,我喝糊涂了!”王煜用手拍了拍脑门,又说,“拿破仑说得对,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呢,是个团长,十年的老团长啦!给我个师长我不想干,还是干不了?实说吧,当个军长也不费劲儿!不过不行喽,我怕是就老死在团长这个位子上啰……话又说回来,有人瞅我老了,想把我从这位子上撵走,他休想!我要干出个样儿来看看!让我的团样样工作都漂漂亮亮……让他们看看,姜是不是老的辣!……”

待王煜说完后,李亦农感到王煜言谈话语里有着某种令他不安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他一时还说不准。李亦农想了想,平静地说:

“我看你刚才说的‘不想当士兵的将军不是好将军’恐怕还有些道理呢……为什么我军有领导干部下连当兵代职的传统?就是说,我们无产阶级军队和其他军队不一样。归根结底,我们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战争年代的流血,平时的流汗,日以继夜的工作——学习、开会、下连队蹲点、调查研究、看文件、批阅报告、找同志谈心……都不是为了某种个人目的……”

晚餐将要结束的时候,外面有人敲门。

来人是师政治部徐副主任的爱人郑翠林。她对李亦农说,要向新来的政委汇报一件事。

李亦农估计像这种晚上找到家里来谈事情的人,恐怕一时半会儿谈不完,便抱歉地对她说,他现在正有客人,请她在客厅里稍候会儿。

由于客厅里有人,季芳撤下桌上的残汤剩菜后,就把泡好的茶端在餐间的桌上。李亦农陪客人喝着茶,又聊了一会儿。

散席前,李亦农问胡玉来住在哪里,王煜说,已经给他安排好了,住在师部招待所。接着,王煜又盯着胡玉来,问他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若有事就趁这会儿赶紧和李政委说说。

“有啥事儿直说吧,都是老战友,不用拐弯抹角的。”王煜说着拍了一下胡玉来的肩。

在王煜又一次不耐烦的催促下,胡玉来一口喝干了杯中的茶,用手背抹了抹嘴,终于开了口。不知是因为他喝多了酒,还是因为一顿晚餐消除了他对李亦农的拘谨感,总之,他说的一番话十分大胆而直率。

“如今这会儿……唉,我跟你们俩是没法儿比啦!”胡玉来眨了眨他那一双扁桃形眼睛,不无伤感地说道,“你们当师政委、当团长,也算是不小的官啦!可我是啥?种地的!虽说是吃饭,有衣穿,日子可过得紧巴巴的,不松快。瞧瞧我这一身穿戴,我五个孩子……”说着,他发现王煜脸上显出不耐烦,似乎又要说,“嘻,又是你那抗美援朝的旧棉袄!”于是,他抢在王煜开口前,说道,“是呀,我又唠叨这抗美援朝的旧棉袄了,你们别不爱听,我就得唠叨。我没有新棉袄呀!老婆有痼病,能吃不能干,是个出气儿的死人……孩子呢,虽说有一群,可还顶不了一个整劳力……唉,参加革命那会儿,可

不是为了活了半辈子了，再跑来张口求人。当初，你俩知道，抗美援朝那会儿，四次战役下来，我也闹了半胸脯子军功章。可后来人复员回乡了，军功章顶个蛋用！政府算是没忘了我，每年还能领上一回残废金……”

“财政部有文件下来，从去年二月份起，调整牺牲、病故、残废军人抚恤标准。”李亦农插话说，“我记得，好像是调整以后，三等残废的抚恤标准比原来提高了百分之二百三十多，特等、一等、二等甲级和乙级的抚恤金标准也比原来提高不少……”

“提高是提高了，可别忘了物价，物价提的也不低！”胡玉来提高了嗓门，“我呢，身上钻了好几个枪眼儿，复员走时，才评了个三等乙级！每年领那俩钱儿，还不够买两个小猪崽儿……哼，你们会说，现在农村政策放宽了，农民的日子好过了。对，是不假，可那是别人；我呢，外甥打灯笼——照旧（找舅）！包产到户，我劳力不足……我又不愿扔下庄稼去跑买卖，我是老复员军人，我跟别人可不一样，我立过战功，当过志愿军班长，我不能兜里揣着军功章，手里端着一杆秤，蹲在市场上跟人家漫天要价去！”

胡玉来一副和人争吵的样子，让李亦农和王煜暗暗觉得好笑。

看到李亦农脸上现出笑意，胡玉来有些恼怒了，他朝李亦农叫嚷起来：

“笑吧，笑吧！有人有求你的事，你高兴、美气，是吧？别忘了，是谁站在你跟前！是你的老战友！忘啦？二次战役，守一个高地，渴得嗓子冒烟儿，你晕过去了，是我那一泡尿救了你！我不过就是复员早，我要是在部队干到这会儿，大小也得闹个团长干干……”

“很难说。可能性是有的。”李亦农微微一笑，“好啦，有什么困难，什么具体要求，摆出来吧，我们想办法为你解决。”

“那好！我说：缺钱、缺粮、缺衣裳——又是抗美援朝的旧棉袄，”他瞥了王煜一眼，“我打老远到老部队来，这来回车费我自个儿掏不起……”

“就这些吗？”李亦农问。

“不，还有……我的二小子十八啦，我不能让他扛一辈子锄头，我要送他来老部队当兵。不多说了，就这些，你看着办吧。”李亦农略一思索，说道：

“儿子当兵的事儿办不了——人家会议论，又是一桩‘走后门’的勾当……不行，不能办。让他到当地武装部应征吧。其他几件事，等我和群联科的同志商量一下，想办法给你解决。”

送走王煜和胡玉来，李亦农连忙到客厅去。郑翠林这时已经等得有点焦躁了。她对李亦农说了几句客气话，便很快转到了正题上。

“李政委，我家老徐你是了解的，你过去是他的老上级。他那人老实，不爱说，不爱讲的，遇事就忍让。可我们也不能总是受欺负呀！谁欺负我们？说起来真气人哪！太不公平了！我得向政委反映真实情况，你看看合理不合理……”

原来，郑翠林是师部幼儿园的职工。前一阶段，幼儿园一批职工要转成国家干部，师干部科给了幼儿园六个名额，但幼儿园一共七个职工，最后，六个职工转成国家干部——报告表已由干部科上报军干部处。而剩下的一个，正好就是郑翠林。

“凭什么这么欺负人，别人能转干部我就不能？工作、学习，哪样我比别人差？我五八年就随军，参加工作。我倒不是为了争个国家干部的名声好听，我是争这口气……”

李亦农耐心地听郑翠林吐着心中的怨气。待她说得差不多了,便答应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又安慰了她一番,要她不要太生气,生活中许多事情并不总是能顺遂人愿,要想开些。

送走郑翠林,已是晚上九点半了。李亦农回到书房里,坐在沙发上休息,随手从桌上拿了一本刊物翻阅着。这时候听得咚咚响的敲门声——季芳去开了门——接着又响起年轻人不稳当的脚步声,同时听见季芳和儿子的对话。

“你干什么去啦?这么晚才回来?”

“小娜要我陪她去看录像片。”

“在哪儿看的?”

“在她们宣传队一个人家里——市委副书记钟敏正的儿子,叫钟新新。”

“吃饭了吗?”

“我们在街上买夹心面包吃了。”

听着季芳和儿子的对话,李亦农心想,怎么儿子一回来就和小娜扎在一堆儿难解难分的。这么想着,听见脚步声已到了书房门口,他转过头去,就见儿子穿着棉军装,高高的个儿堵在了门口。季芳在后面推了儿子一把:

“快进去让爸爸瞅瞅!”

“朝朝!”李亦农亲切地喊着儿子的小名。

三人在书房里闲谈了一会儿。季芳对儿子说:

“朝朝呀,这次探家回来把个人问题解决了,该定就定下来!”

“跟谁定呀,哼,不吹就算不错了……”朝朝无精打采地回答。

“怎么?吹?”季芳急了。

“这事儿以后再说吧,”李亦农发现儿子气色不好,似有心事,便拦住季芳没让她继续追问。“朝朝自己还不急呢,你急什么?你是想儿媳妇想疯啦?”

第三章

夜里下雪了。暗蓝色的天空中,雪花纷纷飏飏地飘落着,悄悄地落在楼顶上,落在街道上,落在杨树那粗壮的丫叉上,也落在军营门口站岗的士兵的棉军帽上……

公路上,偶尔驶过一辆晚归的载重卡车和末班公共汽车,响起一阵马达的轰鸣;远处传来火车站隐隐的列车鸣笛声……

临睡前,季芳掀开卧室的窗帘,朝外面望去。军营围墙外面的公路上已经积了一层雪,在街灯的映照下显出银白色的闪光。

“哟,下大雪了!”季芳惊喜地叫着。

“好哇,瑞雪兆丰年!”李亦农随口答应了一声,依旧戴着老花镜伏在桌边台灯下看一篇稿子。

李亦农看的是一篇小说稿,是今天季芳从报社带回家来的。她认为这篇出自一个连队干部之手的小说,写得不错,但是暴露了部队内部的一些矛盾,怕拿不准,所以想听听李亦农的意见,看看可不可以发表。

小说的篇名叫《切身利益》。署名:周西南。内容是写一个团政委到一个历年来节约工作先进的连队去蹲点,发现了连队一些严重的贪污现象。原来的所谓“节约”只不过是账面数字上。总之,这是个虚假的节约典型。经过团政委亲自整顿,撤换了一个副连长和一个司务长,改选了连队经委会,使连队初步改变了面貌。

李亦农被这篇小说扎实的材料和朴实的文风吸引住了,他一口气读了下去。

季芳到卫生间洗漱后,拧亮床头柜上的小台灯,也拿起一本书来看。她看的是一部短篇小说集。这部小说集的作品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被批判过的,现在又重新汇集出版,故而名为《重放的鲜花》。季芳躺在床上看着书,眼睛却不时瞟着李亦农——望着他伏案阅读的背影——戴着老花镜,鬓角已是斑白了。

季芳比李亦农小三岁,今年五十一岁了。她没有戴老花镜也可以照常看书,而李亦农却需要借助那两只小圆镜片了。事物变化得真快,不知不觉间,许多事物都改变了面目——一年前,他不是还吹嘘自己的眼睛如何好,说是检查过视力,良好程度比年轻时候并不差吗?一年刚过,却忽然眼也花了,头发也灰白了。他,一个政治委员,把自己的精力一点一点毫不吝惜地输给了他所热爱的军队。过去几年,在军教导队每期毕业学员的优秀考核成绩单上,在教导队向全军区推广的运用统筹法指导教学改革训练的经验中,在历次军教导队教官们自身业务训练的完成中,不是都包含着使李亦农过早地显得苍老的因素吗?季芳还知道,为了担负起沉重的职责,他是怎样长期坚持刻苦学习。他不只阅读了大量的政治理论书籍,做了许多笔记,而且读了许多军事著作,什么《战略·战略计划》,什么《山地战今昔》,什么《孙子兵法》、《三十六计新编》等等。有些书季芳只是看看书名,没有兴趣读,而李亦农却读得津津有味,红笔圈圈点点。相比之下,季芳似乎更喜欢李亦农多读些史书、回忆录、传记等书籍。因为他常常

在读这些书读到有趣的地方时,就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联想和体会,连同书的内容一起讲给季芳听。而季芳听了以后,常常在某一点上受到启发,在脑子里加深了印象。至于有一个时期李亦农竟然迷上了“概率论”,倒真使季芳担心:他是个政工干部,何必把有限的精力用到这上面来?然而李亦农毫不犹豫地向着数学知识进军,他说这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为了更好地掌握和推广“统筹法”,以改革军事训练,除了具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应该钻研运筹学中的“排队论”、“对等论”、“概率论”等较深的数学知识。

想到这些,季芳苦笑了一下,爱怜地望着李亦农的背影。没有办法,多年的学习习惯更使他确信:对于一个政治委员来说,所有的知识文化都是有用的。

李亦农看着季芳带回的那篇小说稿。他感觉到了季芳在一旁注视着他。李亦农早已习惯了这种情况,他不用说什么,也不用问什么;在这种无言的情景中,他们双方都通过内心一种感觉的交流来互相说着话。应该说,这种情景,在他们夫妻间,是一种宁静的幸福。而这种幸福,对于李亦农的重要性,只有他自己体味得最清楚。

像几乎所有军队中层干部的妻子一样,季芳也十分尊重自己的丈夫。这种尊重却不带有其他妻子对丈夫俯首贴耳的顺从。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爱情的结果。将近三十年了,季芳和李亦农之间,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将他们那种真挚的爱一点点消蚀。相反,在岁月的风云变幻之中,这种爱情一年年更加深沉,更加充满内涵。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之将至,然而,季芳却常常回忆起她和他从相识、相爱到共同生活所走过的路。这种回忆,在季芳心里,简直是一种愉快的享受,这可以使她的心,总是显得充满生气。

他们之间最初的相识,是在一九五一年之秋。那时,举世闻名的抗美援朝战争激战方酣,季芳以一个战地记者的身份(当时,她由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不久)到前线采访,一个师的首长给她介绍了三个采访对象。这三个人是一个连队在坚守一座高地几昼夜后,幸存下来的,三个人中一个是连队副指导员,一个是班长,另一个是机枪手。而这个副指导员就是李亦农。那时,李亦农还是个小伙子,穿一身沾满战尘的军装,挺着高高的身架——简直是一座刚健、勇猛的塑像。当然,吸引她这位初出茅庐的女记者的,不只是这些志愿军勇士忍着几天水米未进的饥渴,熬战到最后,牢牢扼守住了高地的英雄事迹,还有另一个吸引她的因素,这就是李亦农那一双黑亮黑亮的眼睛,一双深黑色的眼睛!采访工作结束了。季芳在采访本上留下了三位勇士的大名:副指导员李亦农、班长王煜、机枪手胡玉来。而在季芳的心里,却记下了一双深黑色的眼睛。正是为着这种记忆,才使得一年以后,季芳在东北某野战医院采访时,意外地又在医院走廊里望见这双黑亮的眼睛时,心里刹时像触电般的一击!那时,李亦农负重伤住院,左肋部被射进两颗子弹,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并且相遇到这位聪明美丽的年青女记者。这一次相逢,他们便各自把对方看做是熟稔的老朋友了。坐在一起一谈就过去了两个钟点。而这次季芳的采访时间,也由原计划的一个星期,改为半个月,以后又改为二十天。当然,“采访”的重点,也就不自觉地转移了对象。在这些日子里,他们各自都被内心一种隐隐的而又顽强的希冀所激动着,他们开始经历着那种被无数的人们所经历过的神秘、神圣而又甜蜜和小翼翼的时刻。这种时刻,对于他们是绝对的新鲜。他们在爱河中,顺利地渡过了极为敏感的试探阶段的潜流。以后他们分手了,开始了频繁的通信。为着这件事,季芳也付出过代价:同行们得知关于她的恋史片断后,曾有几个